

忆海拾贝

忘不了儿时的绿豆丸子

朱祖领

今年60多岁的我,经历过儿时的艰辛、苦难,也亲历了祖国改革发展的几十年,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甚至出过国,每到一处都有各种美味,但时至今日,我还是忘不了儿时过年炸的绿豆丸子。

绿豆丸子是上世纪80年代之前我们豫东平原过年的主食之一,也是一道货真价实的美味。

小时候对过年的向往,也就是蒸馍、炸绿豆丸子,谁家放鞭炮,拾几个炮,去姥姥家走亲戚,穿新衣服,吃一两次花生荸荠,得到一丁点压岁钱。

因为平常大多只吃黑窝头、黑饼子,所以盼望年关时能吃上白馍。但那时,大年初一五更的锅里馏了几样馍:白面馍、玉米面馍、黑团子(黑面皮子里包红薯叶、萝卜缨、剁碎的胡萝卜)。老人与小孩吃白面馍,年富力强的当家人吃黑馍。一大家子七八口人,猪肉总共也就买四五斤,大年初一给玉皇大帝上过供后,掺着辣萝卜、海带做半锅汤,舀到盆里,等客人来了盛一碗,这是高档菜,其余就是萝卜、白菜、豆腐、粉皮之类了。稀罕贵重客人来了,再加一个砂锅,砂锅里有白菜、豆腐、豆芽、粉皮,里面放十几个绿豆丸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尽管粮食产量很低,但生产队每年还是要种十亩八亩绿豆。绿豆收获后,家家户户总把绿豆珍藏着,平常谁上火了,烧碗绿豆茶降降火,其余大都留到过年

炸绿豆丸子用。

炸丸子前,先把绿豆上磨磨成瓣,等到腊月二十九、三十这两天炸。炸之前先泡,绿豆皮(可以蒸着吃)捞出来,沥净水,加葱、姜、八角、盐,上磨磨成糊状。炸绿豆丸子时,一人下丸子,一人捞丸子,一人烧锅。下锅的第一个丸子,等颜色变成红黄色时,要捞出来放在灶门口,算是敬元皇灶君。等丸子炸到一半,当家人就会发话:捞一锅,让全家人吃焦丸子。我从父母那只吃三两个丸子的举动中,可以看出他们也就是尝尝味道。而我们兄妹几个,是吃了还要吃。绿豆丸子闻着香、吃着焦,满嘴流油满嘴香,绿豆瓣儿越嚼越香。对于一年到头只能吃窝窝头、红薯、蒸野菜的人来说,那简直是美味啊!现在回想起来,那才是过年的味道。

绿豆丸子炸好后,做半锅丸子汤,放些白菜、粉条,放几个绿豆丸子,浇点醋,放点佐料,做丸子汤。这时候,父母亲要喝上两三碗,喝得浑身暖和、头上冒汗。我们小孩子吃焦丸子已经吃饱了,丸子汤就喝不多了。

父母把剩下的绿豆丸子放凉,装到底小、肚大的长方形的荆条筐里。有时,还会炸点小鱼、眉豆、山药,甚至有鸡肉,也要放到荆条筐里,盖上盖儿,啥时客人来,拿出一些。这种荆条筐还有一个名字,叫“猫狼”。为什么叫“猫狼”呢?因为那时一年到头不见油气,炸好的丸子要防猫和老鼠偷吃。绿豆丸子装在荆条筐里,隔着荆条,猫就进不去,爪子、牙齿并用也奈何

不得,所以,这种荆条筐又称“猫狼”。

绿豆丸子可以做砂锅,放入白菜、粉皮、豆腐、丸子等,那时我以为这就是珍馐美味了。有客人来,可以做丸子汤,除馍菜外,可以人人喝一碗。绿豆丸子还可以成碗成盘地蒸着吃,也可以夹馍吃,可热着吃、可凉着吃。过了正月十五,丸子逐渐少了,下面条时可以放几个,打咸粥时可以放几个。有客人来,炖鸡蛋时把绿豆丸子切成片掺在里面,也很美味。

儿时的我们嘴太馋了,“走亲戚咱不去,陪客咱不沾,单等十五那一天,还得吃大馍,还得吃枣山”,说得很形象。每天上午、半下午时分,我们会从盛绿豆丸子的筐里拿几个丸子,装进我们的上衣口袋里,出去和小伙伴玩耍时,时不时地拿出来吃一个。吃着绿豆丸子,感觉特别的香。有时,我一天会偷食两三次,虽然我偷拿绿豆丸子时父母没看见,但不知怎么就露馅儿了,从他们的眼神里可看出,他们已经抓住了把柄。他们问我:“偷吃丸子了吗?”我以为他们都没看见,就矢口否认,很认真地说:“谁偷吃绿豆丸子是小狗。”母亲伸手掂起我那油乎乎、脏兮兮的上衣口袋,说:“你闻闻,绿豆丸子的油和味道怎么上你口袋里了?”我低头一看,万分惭愧。

经过了改革发展的几十年,我吃过不少山珍海味,但仍忘不了儿时的绿豆丸子。

每逢佳节,我总会想起儿时那绿豆丸子的香味,让我回味无穷。

诗风雅韵

赞桐丘
人民公园

于存礼

新区公园展画卷,
假日游人非等闲。
花木楼群互映衬,
湖光桥廊相通连。
人间仙境花朝雨,
绿波夕照柳含烟。
莺啼燕语留住韵,
樱花红梅溢香艳。
县委点就“樱花节”,
男女合欢兆丰年。
共奏兴扶富民曲,
世风有道庆尧天。

老年乐趣歌

班学明

老汉生来爱唱歌,
琴棋书画也揣摩。
将遇良才觅知音,
棋逢对手自然和。
改革开放结硕果,
兴致顿来舞笔墨。
引诗作对有乐趣,
爱好胜过长寿药。

忆油灯

刘忠全

花落已难寻,
回眸儿情深。
常忆煤油灯,
求学折桂勤。
棉丝裹铁芯,
豆火伴书吟。
嘴里吐黑云,
梦中红童心。

亲情密码

邢万福

每当看到有人把一个个馒头、一筐筐吃剩的鸡鱼倒入垃圾桶时,我就会想起父亲在世时说的一句话:“过日子比树叶还稠。”

记得我刚记事时,一次妈妈做面条儿,爸爸刚吃了一口,说:“孩儿他妈,今儿的面条儿为什么那么咸?”妈妈没做声。第二次,妈妈在做的面条儿内稍放了一点盐,爸爸又说面条太咸了。到了第三次,妈妈在用棉籽儿掺点儿面做的面条内一点盐也没放,未等爸爸开口,妈妈问爸爸:“今儿个的面条儿咋样?咸不咸?”爸爸满意地说:“今儿个的行,不咸不淡正合适。”妈妈笑

了,说:“都像今儿个做的饭,盐味儿我算拿准了,以后就干脆不放盐。”

是啊,在我和爸妈一块儿生活的日子里,我从来没见过他们炒过菜,爸爸吃馍时就个蒜瓣儿,妈妈吃馍时就根大葱。每当我把吃剩的饭倒给猪和狗时,爸爸总是反复说着一句话:“过日子比树叶还稠。”

可惜,到我18岁时,爸、妈、祖母三位老人都被病魔夺去了宝贵的生命。不公的命运、残酷的现实无情地降临在我的头上,让我过早地结婚成家,挑起了一家之主的重任。

有一年过春节,我不准备买肉了,心想,到人家串亲戚也可以吃

过日子

到肉。到了大年三十,妻子一再催我到食品店买点肉,我说:“也是,咱俩不吃也得敬老天爷呀!”于是,我来到闫楼食品经营处买了一斤多肉,花去一元零八分钱。那时,猪肉才几毛钱一斤。我又加工了20斤白面,掺了些玉米面,蒸了20多个大馍、枣花和小馍,年总算过去了。

光阴似箭,一晃现在我也老了,退休了,每个月领着政府发给的几千元钱的养老金,安享晚年。也不从事什么工作了,不过有时会写点儿东西。

一天,是双休日,孙子正在我家看电视,突然大喊“饿了”。我去十字街给他买了一个鸡蛋灌饼,孙

子咬了一口说:“不好吃!”然后就给扔掉了。我问他吃什么?他说:“吃汉堡。”我又来到十字街买了个汉堡,他咬了一口,又给扔掉了。我问他究竟吃什么?他又说:“吃鸡柳儿。”我第三次来到十字街,买了鸡柳,他接过来一闻说:“没味儿!”又给扔掉了。

我捡起地上被他扔掉的鸡蛋灌饼、汉堡和鸡柳,心里好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下一代的娃娃们,真的是一点儿也不懂得什么是坚苦朴素,勤俭节约。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周要受穷,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光荣传统坚决不能丢。